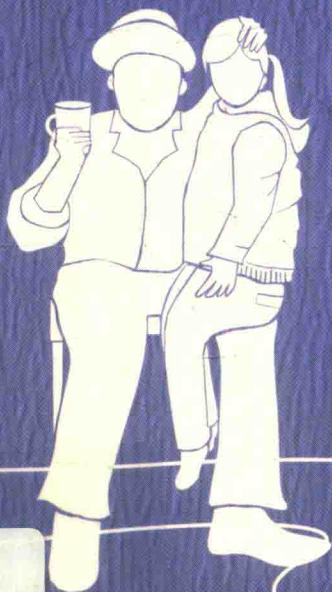
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榕树花开

孙晓燕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榕树花开

孙晓燕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榕树花开/孙晓燕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93 - 5872 - 4

I. ①榕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15552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3.5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93 - 5872 - 4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 07 - 2017 - 1029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 - 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梦里许仙 /001

刀杆节 /004

旅途 /007

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/010

病牙 /013

搭车 /016

黑哥 /019

响螺 /022

夜车 /025

下雪的日子 /028

榕树花开 /031

邻居 /035

贵妇人 /039

阿布 /042

走错了房间 /044

健身伙伴 /048

健身房里的肌肉男 /051

呼吸 /052

生活可以更美好 /056

小肥肥和她的男友 /058



阴郁的眼睛	/061
更衣室里的目光	/063
蛊女	/066
小寒	/070
翡冷翠的一夜	/073
大海深处	/076
心脏的秘密	/078
紫萼	/081
红线	/084
暗恋	/086
兔子迷路了	/089
外婆桥	/092
异香	/095
小五	/097
首付	/100
疗伤	/103
氧气	/105
两棵银杏树	/108
斗猪	/111
周末开往北京的火车(一)	/114

周末开往北京的火车(二) /115

周末开往北京的火车(三) /117

周末开往北京的火车(四) /120

周末开往北京的火车(五) /122

周末开往北京的火车(六) /125

周末开往北京的火车(七) /127

旅伴 /128

候车室 /131

大榕树下 /133

爱情花 /135

欺骗 /138

转让 /141

收信 /143

出走 /146

炒土豆丝 /148

牵手 /151

冥想 /154

生日礼物 /156

早点 /158

钰琪 /161

“咕咕”的应答	/164
秋天有落地雷	/166
自首	/168
静静的湖水	/171
像三姑	/174
一枝红玫瑰	/176
工资涨了一倍	/179
房子	/180
50 块大洋	/182
日记	/185
今年冬天不冷	/188
黑名单	/191
雾绞	/194
谁动了我的 QQ 号	/197
中国最优秀的母亲	/201
自行车换楼房	/203
玉芝和小英	/205
仕女图	/208



梦里许仙

彤果儿七八岁时，家里贴了一张年画。每天睡前她都站在床头，对着年画看了又看。躺在床上，直到睡意蒙眬，她还在想那张画。

那张年画里画了一个白衣小生，手拿一把油纸伞站在桥上，眺望远处雾蒙蒙的山水。他肤色白皙，双唇红润，狭长的眼眸似朝露一样清澈，五官清秀中带着一抹俊俏，帅气中又带着一抹温柔。

光阴就像流水，彤果儿过了三十岁还是单身。她表妹在杭州的相亲会上，定下了一个不错的男朋友。母亲很羡慕，自作主张给女儿也报了名。

彤果儿禁不住母亲的唠叨，去了杭州。相亲会上每个人都带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年龄、职业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彤果儿觉得自己像是超市里的蔬菜水果一样，被人挑来捡去。

相亲会没有结束，彤果儿就离开了会场。她去了西湖。西湖岸边垂柳依依。一阵暖风吹过，大片的荷叶层层叠叠，像是一把把翠绿的伞。

彤果儿有些累了，坐在断桥边的长凳子上休息，渐渐就有了睡意。雨丝飘来，西湖烟蒙一片。彤果儿发觉身边有一个人，转过身来看，一个白衣年轻人坐在她身旁，手里撑着一把伞。雨伞倾斜在彤果儿一侧。



彤果儿又看了看年轻人，他肤色白皙，双唇红润，狭长的眼眸似朝露一样清澈……彤果儿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，又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。

两个人望着轻烟细雨中的断桥，都没有说话。微凉的雨丝斜斜的，青年的衬衣有些湿了。彤果儿把伞又倾向白衣青年一侧，彤果儿的衣服又被淋湿了。谦让了几次之后，两个人靠得近了些，肩碰肩地靠在一起。

湖面传来了歌声：

是谁在耳边 说 爱我永不变

只为这一句 啊哈断肠也无怨

千年等一回 我无悔啊……

雨滴轻敲了荷叶滴入西湖，在湖中轻扣出圈圈波纹。彤果儿的心里也发出咚咚的声响。她想对年轻人说些什么，嗓子却发不出声音。

雨渐渐地停了，年轻人起身收起伞。他转过头来，对着彤果儿笑笑，就在那一刹那，彤果儿的眼前闪过一道亮光。她想起来了，他就是自己小时候床头年画上的那个人。那一道亮光也让彤果儿明白了，年画中站在桥头、手拿油纸伞的小生，就是这断桥上的许仙。

就在彤果儿凝神的瞬间，年轻人已经走远了。彤果儿猛地发觉他们可能就这样错过了彼此。彤果儿大声地呼喊，却喊不出来。正在着急，她睁开了双眼。彤果儿发觉这是自己做的一个梦。

彤果儿看看四周，确实是刚刚下过雨。眼前的花草、树木、山峦都缀上了亮闪闪的水珠。

彤果儿不能从刚才的梦境中走出来，心里有些疼。她宁愿相



信白衣青年真的来过。要是刚才能多停留一秒，彤果儿也不想让他消失在人群里。

西湖边，彤果儿一面看水，一面想念那个年轻人。为了寻找梦中人，她又请了三天假。

最后一天下午，就要离开杭州了。彤果儿在湖边看到一个画师正在写生，他的身边放着几幅画，其中一幅，不是素描也不是水彩，是一张年画，画的是一个白衣青年和一个长发女孩，两个人坐在断桥边的长椅上，共打一把伞。彤果儿仔细看了看，画中那女孩正是自己。她有些激动地问：“这是谁画的？”

“是一个白衣青年，他梦里的菩萨告诉他，有个好女孩，是他前生注定的姻缘。菩萨让他看了女孩的影像。菩萨说：如果这一生，他愿意做一个肯担当的男人，就去找那个女孩。三天前他按照梦里女孩的影像画了一张画，放在我这里……”

一年后，彤果儿与白衣青年在断桥边举行了婚礼。

“我们下辈子还会在一起吗？”彤果儿问。

“会的。”白衣青年眺望远处雾蒙蒙的山水回答。

“那我们还在断桥相见。”彤果儿兴奋地说。

“好！我的伞呢？谁拿去了我的伞？”白衣青年大声地喊了起来。

“伞找不到了，那我们还有来世吗？”彤果儿紧张地叫了起来。

刀杆节

香通阿普误把和自己一起打猎的同伴普腊玛射死了。

普腊玛的儿子托龙一瘸一拐地赶来时,阿普坐在地上抱着他儿时伙伴普腊玛伤心地哭:“我明明射的是野猪啊,怎么就……”

托龙跪下抱着父亲,哭声震动山谷。

阿普是寨子里刀杆节上唯一会“上刀山”的香通。他漂亮的女儿和老婆傻呆呆地站在一旁。人们议论着托龙的苦命,说他从小没有娘,一条腿有残疾,快三十岁了,还没有媳妇。有的人喊:“快报警吧。”阿普的老婆听后,悲伤地求着托龙:“孩子,求求你别报案。”

托龙抬起头来,两眼血红,声音如一只野兽般嘶哑:“我只有这一个亲人,没了阿爸,谁听我说话,谁等着我回家……”一切都安静了,只有红头长尾山雀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:“那是用黑草乌泡过的毒箭……”

娜姗是寨子里最漂亮的姑娘,山茶花一样的脸蛋,清泉一样的目光。“春浴节”上,许多小伙子向她表达过爱意,寨子里外的小伙们没有不想娶娜姗做老婆的,可是她还没有一个意中人。娜姗自小和托龙一起玩耍,托龙也想娶娜姗做老婆,但他知道娜姗不喜欢他。看着小伙子们争抢着亲近娜姗,托龙只好强忍着一腔妒火。

一位头发灰白,长着鹰钩鼻子和模糊眼睛,戴着巨大的银耳

饰,麻衣外挂着一串珠子的老者说:“那就让阿普多赔些钱给托龙,这孩子命苦啊!”

托龙仍然跪着哭喊:“我不要钱,阿爸的命能用钱买回来吗?”“你可以盖一间新竹楼,再买……”人群里有人搭话。

“不要,阿爸没了,家没了,要竹楼有什么用?”

几个阿妈叽叽喳喳议论着,声音由小到大:“托龙阿爸没了,连个做饭的都没有。”老者像是听明白了,看着阿普说:“你和普腊玛从小是兄弟,娜姗也到了出嫁的年龄,不妨让娜姗给托龙做了媳妇,冤仇宜解不宜结。”

娜姗的妈妈哭着拍打着地面说:“那怎么行,那怎么行,她才十六岁。”阿普颤巍巍地站起来说:“我杀了人,我去自首。”

托龙愤怒地站起身,老者拉住他的衣襟,说了一个折中的办法,让娜姗先以儿媳妇的身份参加葬礼。

出殡前全寨的人都去托龙家跳葬舞。按照风俗,他生前所用砍刀、弩弓、箭包、烟袋等为随葬品,要一起埋葬。托龙相信父亲在那边会用这些工具继续耕作。

娜姗跟着托龙一起跪下为托龙父亲唱“……到了祖山我不再送你\你父母接你你妻子接你\这里三条路你父母指你\父母居住地前后两座山\一山银遍地一山金满坡\从此家人聚……”娜姗哭得两眼红肿,伤心欲绝。

娜姗父母接她回去的时候,托龙目光冷冷地说,让娜姗留下做媳妇,就不报案了。又是那个老者来说情,说娜姗还小,到了结婚年龄再办也来得及。托龙看了看娜姗,答应明年再娶娜姗。

再有两个月就要到刀杆节了。寨子里议论着阿普病倒了,做不成香通了。几头红头长尾山雀在枝叶间发出一连串叹息声:“没有爬刀梯的刀杆节……没有爬刀梯……”娜姗恨自己不是男

孩，不能代替父亲。

娜姗躺在阁楼上想心事，听到窗外传来用树叶吹出的情歌声。她看看窗外，是托龙光着脚离去的背影。最近总是看见托龙光着脚在石子路上走，而且脚更瘸了。

刀杆节这一天终于到了。寨子里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刀杆场上竖起两根二十多米高的红花树干，树间交叉着三十六把刀刃朝上的长刀。寨子里男女老幼挤满广场。

娜姗和母亲劝着阿普，说上刀山会要了他的命。阿普却像是抱定一死。就在他撑着颤巍巍的身体准备登刀梯的时候，一个头戴蓝布帽、身装红袍的人，一瘸一拐冲到刀杆树下。他把一杯壮胆酒一饮而尽，随即纵身跳上刀杆。只见他双手紧抓上层的刀面，赤脚斜踩在下层锋利的刀刃上，一步一步地向上爬。当他登上高高的杆顶时，在场的人个个瞠目结舌，然后爆发出一阵惊呼。原来登刀梯的人是托龙。

托龙从刀梯上下来时，娜姗采了一把野花举到他胸前。寨子的长者见状给他们端来了“连心酒”，两个人脸贴脸、肩靠肩一饮而尽。

娜姗的父母决定第二年的刀杆节后，给两个孩子办婚礼。

到了第二年的刀杆节，穿着新郎服装的托龙走下刀梯时，全寨子的人都欢呼起来。姑娘小伙手拉手，在怀抱琵琶的男领舞的带领下，摇动腰胯，摆动长裙，翩翩起舞。

他们唱着：欢乐欢乐真欢乐，寨子住着娜姗妹，大红包头花围腰。托龙阿哥你快过来，姑娘漂亮小伙标，甜蜜日子……几个姑娘把胸前佩戴彩色项圈、身穿“百花裙”的新娘娜姗推到托龙身前。

新婚之夜，托龙梦见阿爸手里拿着一支箭，在黑暗里声音嘶



哑地说：“托龙，这是一支黑草乌泡过的毒箭呀！”

红头长尾山雀又在浓密的枝叶间发出一连串叹息：“去年托龙在山上采过好多黑草乌……”

旅途

火车上的乘客，好奇地看着这对夫妻。

女人三十多岁了，脸上却有孩童般的甜美气息。她微笑地依偎着身边的男人。

男人看起来很与众不同，两颊深凹，动作迟缓笨拙。白色衬衣下的肌肉却很饱满结实。男人对这个世界像是在逃避。旅客们问他话，他好像在听，又不像在听。眼睛在看，又不像在看。只有当女人和她说话时，他才显出很认真的样子。夫妻给乘客的感觉，老婆是贴在老公身上的器官。老公通过这个器官与外界联系。

其实，如果不是那呆滞没有光泽的目光，他应该是一个英俊健壮的男人。

男人不停地咳嗽，一阵咳嗽结束，就往地上吐一口浓痰。女人忙把纸巾递给他，他却故意出其不意地躲过女人的手，让痰重重地砸在地板上。附近的乘客厌恶地看着这对夫妇。女人紧紧挨着男人，笑着不好意思地解释着，说她男人烧了三天，三天没睡觉了，他是烧糊涂了。

到了夜里，原来亲密地挨在一起的夫妇，不得不分别在卧铺

的中铺躺下。随着车厢灯光渐渐暗下来,男人不安起来。他嘴里含糊地说着什么。那一双本来模糊得毫无光彩的眼睛突然燃起了渴求的火光。他大概觉得在微弱的灯光下,乘客的眼睛是失明的。或者他自己干脆就看不到附近的乘客。

女人小声地不好意思地催他睡觉,口气软软的,并不坚决,像是面对一个要断奶的孩子。

男人像是听不到老婆的劝说。他弓起身子,哼哼着一个接一个地做俯卧撑给老婆看。看到男人的这种举动,女人的话语由温柔变成严厉了,命令似的说:“不行,这不是在家里……”

她的话让附近的乘客明白男人是要做什么。乘客对他们两个人更加反感了。

男人已经顾不上老婆的反对了。他眼睛里的火越烧越旺,嘴里发出肉麻的哼哼声。他的一只胳膊举起,另一只胳膊撑着床板。几次弓着背,想在中铺站起来,都被上一层床板挡住没能站起来。行动的失败,让他变得绝望了。他暴躁地用脚猛踹车厢,大声嚷嚷:“9了!9了!我要站起来!”

车厢被踹得咚咚响,惊动了乘务员。睡眼惺忪的乘务员有些不耐烦,她在甜水里放进安眠药。女人还是微笑着哄着他喝。

男人仍然很兴奋。他固执地没有节奏地翕动着鼻子,大声喊:“9!我要站起来!”

有人对乘务员说:“再给他喝一瓶安眠药。”听了这话,女人像被针扎了一样跳了起来:“不能再喝了。”

乘务员走过去,扶着他的胳膊,想让他躺下。可是他像发疯了一样,非要站起来。

乘务员敲着中铺的栏杆警告着:“再这样就叫乘警了。”

边上的乘客附和着:“对,叫乘警吧,没法睡觉了。”

女人连忙说：“他是头部受伤了，他听不懂你们说什么，他是让人打伤的。”

“不是同别人打架，他是拳击手，老板让他打假赛，”女人停了停，像是有点激动，“那一场老板让他输给对手，那样我们就能得到好多钱。我婆婆的病急用钱呢。前八回合他点数还输着，第九回合他的右眼角被打破了，流了好多血呢。”“那一天不该带着儿子去。儿子在台下喊‘爸爸’。”女人重复着，“那天不该带儿子去。他听到儿子喊他，就忘了老板的话了。人家是下了大赌注的。到了第十个回合，他就想击倒对手。”“他半蹲着，要把对手打倒，”女人弯下腰模仿着拳击动作，“他一记左手拳，一记右手拳。接着左手重拳打在对手下巴上。对手倒在地上。他把对手打倒了三次。”

女人有点儿兴奋了：“那场比赛，孩子爸爸赢得真痛快。儿子高兴得直蹦高。”

“可是他把老板惹恼了，老板找了六七个人打他。孩子爸爸就是性子倔，不服输。那几个人都拿着木棍铁棒打他的头。”

女人说着哽咽起来：“他被打倒了，就自己喊着‘1、2、3、4、5……’站起来。那几个人心真狠，可能是老板交代的，要把他打残。孩子爸爸又被打倒了。他又举着胳膊喊着‘1、2、3、4……’摇摇晃晃地站起来。后来站不起来了，就举着一只胳膊喊‘1、2、3……’直到好心人叫来了‘110’。那伙人才跑了。他被抬上救护车，还在喊‘1、2、3……’”

“孩子爸爸昏迷了二十多天，保住了命，但脑子坏了，总犯糊涂，以为是在打比赛。”女人对着下铺的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乘客说。

男人又开始烦躁不安，女人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：“他要我



数数,他才肯睡。”睡在下铺的那个男乘客说:“是个爷们儿,来,咱俩换换,你睡下铺。这样就方便了。”那个下铺的男乘客又说:“我们一起数数,让他站起来。真是个爷们儿……”于是,周围的几个乘客一起喊:“1、2、3、4、5、6……”

男人慢慢站了起来,先是弓着背,后来就站直了。女人走过去,举起了他的右手。男人笑了,嘴像存钱罐一样幸福地咧着。

女人说:“好了,这下可以睡觉了吧。”

男人满足地看看周围的乘客,看看老婆,微笑着躺下了。

男人在妻子的臂弯中睡着了,而车厢里的人们却醒着。

没有情人的情人节

春节的假期还没结束,又遇上了情人节。白老先生的孙女小白心里并没有节日的喜气,她和她的新男友又分手了。

妈妈从外面回来嚷嚷着:“哎哟!今天是什么节来着,街上都是一对对的。”

小白回答:“情人节!”

“那你怎么不同男朋友出去啊?”妈妈问道。

爷爷正痴痴地看着他那盆风信子花,听见母女的对话,突然说了声:“啊?情人节!”小白看了看爷爷,他的脸上像年轻人一样荡起温情。

爷爷近来脾气有些怪,不愿意同家人说话了,有几次出去还找不到家了。小白妈妈就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写在一块布上,缝在